

太平军进军及定都南京军事战略研究述略

吴善中¹, 刘正峰²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 早期太平军有无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目标涉及两个问题: 其一, 攻占武汉后, 太平军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是否正确; 其二, 太平军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的确定时间。关于太平军定都南京的军事战略是否正确, 史学界存在正确、错误及得失参半三种认知。

关键词: 太平天国; “小天堂”; 定都南京

中图分类号: K25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030(2014)01-0081-07

一、进军南京的战略目标

太平军早期有无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目标是太平天国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该热点涉及两个问题: 其一, 攻占武汉后, 太平军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是否正确; 其二, 太平军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的确定时间, 即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是 1851 年金田起义或金田起义不久就已确立的, 还是 1852 年攻占武汉后确立的。

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是否正确, 太平天国史学界有两种独立观点。简又文认为进军南京军事战略系“下策”, 认为太平军应该由武汉北上, “直捣黄龙”。北上直捣黄龙战略的正确理由是河南清军“仅万人”, 而且“战斗力弱”, 太平军有“数十万新得之众”。东进南京战略错误的理由有二: 江南繁华富庶之区, 与淫逸奢华之习, 使起义之辈享受物质的福乐过早, 勇气和壮志容易被消磨, 导致内部分化; 其二, 给了清廷以长久时间喘息, 使其充分调集和准备抗拒之力量, 甚至训练新军。邝纯同简又文的观点, 其在 1965 年发表于《史学月刊》第 4 期的《试论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是否错误

的问题》一文指出: “总的说, 太平天国在占领武汉后, 应该击灭敌军主力, 趁势北上, 以卞、洛为根据地, 直攻北京, 可能取胜。”崔之清等在《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 1 卷) 中认为进军南京是切实可行的正确决策, 北进并非上策, 理由有三: 其一, 北方汉族地主势力较大, 会一边倒地支持清廷, 因为到攻占武汉, 都未发现大批汉族地主及其知识分子参加太平军; 其二, 太平军其时虽号称数十万, 其实战士不过十万, 老战士不过二、三万; 其三, 太平军没有战略后方, 缺乏运动和补给基地, 军资补给艰难。

太平军进军南京军事战略的确定时间是与“小天堂”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观点认为小天堂是指金陵的地理概念, 太平军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早在金田起义之时, 至迟在 1851 年 8 月 15 日就已确定; 一种观点认为小天堂是太平军早期的宗教社会理想, 并非指金陵的地理概念。“小天堂”概念是洪秀全于 1851 年 8 月 15 日在紫荆山茶地所下诏旨中提出的, 其时太平军处于困境之中。诏书指示: “今据奏说, 现无盐, 移营是。又据奏说, 多病伤, 护持紧。兄弟姐妹一个不保

收稿日期: 2013-08-16

基金项目: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项目(2010JDXM045)

作者简介: 吴善中(1963-), 男, 江苏金湖人,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太平天国和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 刘正峰(1970-), 男, 江苏泰州人,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秘密宗教和反邪教研究。

齐,辱及天父天兄也……每行营匝营,各军各营宜间匀联络,首尾相应,努力护持老幼男女病伤,总耍个个保齐,同见小天堂威风。”永安建制期间,洪秀全于1851年11月7日发布《令各军记功记罪诏》,再次提及“小天堂”：“今诏令各军,每场杀妖后,各两司马立即记录自己管下兵某名,头顶尊令向前,则画圆圈,以记其功。某名头顶逆令退缩,则画交叉,以记其罪。中等者免记录。”记录的战功和罪过,层层上报,经丞相转达军帅存档,到了“小天堂后根据记录以定官职高低,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12月4日,《谕兵将立志顶天真忠报国到底诏》曰：“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也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小天堂”自此成为太平军早期凝聚、鼓舞、提升将士士气的口号。一种观点则认为小天堂是地理概念即南京,太平军早在1851年即有以南京为目标的军事战略计划;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小天堂即太平军将士们浴血奋战所要创建的太平天国这个“人间天堂”,属于宗教社会理想的范畴。太平天国史学研究因此有“金陵小天堂”问题,即小天堂是宗教社会理想还是军事地理战略目标。

钟文典、熊月之、马啸、周龙祥等人认为小天堂是指金陵的地理概念,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早于金田起义之际即已确立。钟文典1981年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小天堂”之路为什么那样曲折艰难》一文,认为:天王诏令中“展示在‘通军大小众兵将’面前的‘小天堂’,已经明确无误地表明并非指永安州,也非指建立了的‘天朝’,而是另有所指,那就是位于富庶繁华的江南地区,曾为六朝古都,具有虎踞龙盘之势的金陵城。洪秀全等以进军江南、占有金陵为战略目标,早有蛛丝马迹可寻”。“清方的文字纪载和民间口碑传说都表明,太平军以江南为进军目标,夺取金陵以为根本,是起义初期就有所谋划了的”。“上述种种,不但使我们看到:太平军从起义之始,就以江南的金陵作为理想中的战略进攻目标”。朱哲芳、彭大雍、邓洁彰、黎斐然等人认同钟文典的观点,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军事战略》(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一文中,他们认为“太平军初兴,即向战士宣布‘行将取江南’的军事目标,又‘言至金陵为登天堂’”。“他们把南京定为未来的

‘天朝’所在地,比作人间的‘天堂’。早在那艰难困苦广西战场上,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已经提出了定都南京的军事战略设想。”熊月之也认同钟文典的观点,在《略说“小天堂”的悲剧》(载《史林》2001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义军初起时,洪秀全五次三番地劝告贫苦农民:同心协力,放胆杀妖,到南京‘小天堂’以后,保证弟兄们吃饱、穿暖、厚禄、高官,‘金砖金屋光灿灿,高天享福极威风’”。马啸、周龙祥在《“金陵小天堂”思想与太平天国的成败》(载《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一文中也认为小天堂口号自始即为进占南京的战略目标口号,早在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就把“小天堂”和南京联系在一起。马啸、周龙祥等人的史料依据主要有三:其一,杜文澜的《平定粤寇纪略》,清方记载:“官军与之战,动曰:‘行将取江南矣,岂畏尔官军耶’。”肯定“在永安时,(太平军)言至金陵为登小天堂”。其二,据沧浪钓徒的《劫余灰录》,太平军曾把南京形象地比作“小天堂”。其三,据谭熙龄的《紫荆事略》,洪秀全曾明确解释说:“小天堂,天朝是也。”还有一则史料称,起义发难之初,“洪秀全与杨、萧、石等于金田邑庙祈签,中有‘片帆直下三千里,立马江南望江北’之句,故决意南下”。马啸、周龙祥等人进一步指出太平军早期在道州和武汉的争论属于进军路线选择的争论,而非战略目标的争论,或者属于军事战略目标执行过程中的动摇和争论。陈克2010年在《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论太平天国建都金陵的意见之争》一文,认为小天堂即南京,“1851年9月~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期间,洪秀全的诏旨,两次提到‘小天堂’,为激励士气,杀退清妖,许愿到‘小天堂’以后定官职高低,官职有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最小也封军帅等。这里所说‘小天堂’,指的就是南京。”此外黄剑华的《试论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得与失》(载《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也持这一立场。

方之光、崔之清和秦宝琦等人认为洪秀全的“小天堂”是与死后灵魂归宿的大天堂相对应的“人间天堂”,是太平天国革命胜利后的天朝天庭,属于宗教社会理想的范畴。方之光、崔之清1983年在《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发表《太平天国“小天堂”内涵演变考》一文,指出,“在永安时,小天堂决不是指南京,它还没有任何明确的地理位置”。“小天堂和南京联系起来是定都天京的事情,至于

小天堂和南京划上等号,则是在太平天国决定建都天京之后”。^[1]2002年,崔之清等出版了4卷本《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卷第326、329页指出:“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第一次(1851年8月15日)向全军提出了‘小天堂’的口号。这是一个新创造的宗教概念,与传统的‘天堂’有明显不同的宗教含义。”“(传统的天堂)它不在人间,而在天上”。“小天堂指人间天堂,就是天朝江山,是将士们浴血奋战创建的太平天国”。“可见,永安时期小天堂实则具有政治和宗教的双重含义,它是指未来胜利后的天朝朝廷”。“从洪秀全的诏旨及敌对双方当时的史料记载考证,在永安时期,小天堂只具有政治和宗教的含义,尚未确定其地理位置。20余年后,杜文澜撰写《平定粤匪纪略》,杜撰一段故事,并肯定‘在永安时,(太平军)言及金陵为登小天堂’。这一说法并无当时史料佐证,显然不能成立。颇多史家以杜文澜说立论,认为太平军在永安确立了进军南京之战略方向,同样缺乏原始史料依据。”秦宝琦2010年在《清史研究》第4期发表《太平天国的“小天堂”——“人间天堂”宗教理想的中国实践》一文,秦宝琦认同崔之清小天堂即洪秀全宗教社会理想的观念:“太平天国的‘人间天堂’宗教理想——小天堂,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所崇奉的‘白阳世界’教义并无二致,因此可以称作‘秘密洋教门’。”“早在紫荆山茶地村发布突围诏旨时,洪秀全就提出建立‘小天堂’的理想,他向参加造反者许诺说:‘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又说:‘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勋等臣,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小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洪秀全在《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中更为这个小天堂找到了神学依据:‘神国在天是上帝大天堂,天上三十三天是也。神国在地上是上帝小天堂,天朝是也。天上大天堂是灵魂归荣上帝享福之天堂,凡间小天堂是肉身归荣上帝荣光之天堂。’所以,‘小天堂’也就是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无论是秘密教门的‘白阳世界’还是太平天国的‘小天堂’,都仅仅反映了农民和其他下层群众对现世的不满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小天堂既然不是南京地理概念,太平军又是何时确定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目标?酈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册以张德坚《贼情汇纂》的记载为依据,认为太平军攻占道州后本“计划北进”,后

来初步确定“专事金陵”的军事战略。“(攻占道州后)据说有些干部怀恋故土,主张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秀清独谓非计,曰‘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念?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洪逆等深然之。”何以称“初步确定”,概因“太平军撤离长沙时,原有进军中原之意”,“专事金陵”的军事战略最终确定于攻克武汉之后。“既克武汉,也有主张遣兵自襄樊北上的”,只是“其时得船近万,新建水师,东下则长江千里皆为所有,乃决意取南京为都”。^[2]

张一文认可酈纯进军南京军事战略初步确定于1852年6月攻占道州之后,最终确定于1853年1月攻占武汉之后的观点。张一文在其《太平天国军事史》中也以张德坚的《贼情汇纂》为依据,指出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开始了军事战略目标的讨论:“有的主张南下广东,有的主张东出湖南,有的主张北入四川,还有部分主张回广西活动。争论结果,决定进军湖南、湖北,‘专事金陵’。”张一文认为攻占道州后“杨秀清的主意得到洪秀全的赞同,但尚未成为统一领导层的思想”。因此道州决策只是初步决策,原因有三:其一,萧朝贵袭击长沙身亡,部将曾水源急报郴州,请求东王增发援兵时曾提出:“我主天王来不来,听以旨意,口等未敢冒渎。”张一文认为“这就透露出一种信息,当时在郴州的天王等大部队,对是否北进长江流域,似乎仍未最后确定。”^[3]同时进攻长沙不符合道州决策中的“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精神。其二,早在长沙撤围时,“洪秀全就主张北据中原,‘欲取河南为业’”。其三,到了武昌以后,太平军内部对下一步的进军方向则有两种主张:“或言据武昌为伪都,遣兵道襄樊,北犯中原。或言金陵天府,饶财富,宜据为根本,徐图进取。”一般认为这两种意见中,前者为洪秀全的主张,后者为杨秀清的主张,一时统一不起来,最后杨秀清“遂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南”,才决定了进军方向。张一文认为清军其时在河南的军力较强,长江下游空虚,加上在益阳、岳州、武汉一带取得数以千计的船只,已编组成“水营”,东下江南可发挥水陆两师的特长,太平军东下江南的战略决策是较为稳妥可取的。

崔之清认为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确定于攻克

武昌之后,而非道州,并质疑郇纯、张一文所称道州决策的史料依据。崔之清在《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卷中认为张德坚的《贼情汇纂》所云经不起史实的检验,它与太平军的军事实践进程、定都南京的历史真相存在直接矛盾,理由有三:其一,围攻长沙81天不符合“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攻占武昌后才决定“舍要害,专意金陵”。其二,进军和定都南京在武昌和南京都展开过讨论,这反证出道州决策未一致通过。其三,道州决策无清军和当事人的记载佐证。崔之清认为太平军在岳州时曾讨论过“北进河南或东进江南”的进军方向,但未做出过最后决策。攻占武汉后,太平军对“北进河南或东进江南”的进军方向进行了讨论,最后确定了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史实表明,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以杨秀清为首,在占领武昌后,就存在着建都南京的意图。可是,有些领导人不尽同意,因而未对建都问题形成正式决定。但是,在武昌的战略方向讨论中,大家对进军南京统一了认识,并做出决策,制定了相应的军事计划。”

我们认为太平军早期既然未确定进军南京的军事战略,其小天堂口号自然只是宗教社会理想,不具有地理含义,否则就不会有进军南京与北取中原的争论或讨论,而且持北取中原的是洪秀全,“欲取得河南为业”。太平天国把小天堂与南京联系起来其实是定都南京之后的事情,有据可查的记载是太平天国的文士邓辅廷的《建天京于金陵论》:“谨以我天父上帝于建议之初,即面示我王以小天堂之处……于是我天王亲承帝谓,诚破竹之势,直至金陵,即大宝于兹。”崔之清先生明确指出,“正是邓辅廷第一个把小天堂与南京联系起来,并且划上等号”^[4]。进军南京属于行军方向的军事战略,这一行军方向是否正确关键是进军南京的目的,即进军南京是为了取得进军北京的军事物资基地,还是为了建都。我们认为不管是为了获得稳固的军事物资基地还是为了建都,进军南京都是正确的军事战略,毕竟南京是六朝古都,物资富饶,取得南京无疑会为进军北京推翻清政权提供军事物资支持,至于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领袖们滋长起来的腐败与享乐之风,那是后话。

二、定都南京的战略评价

太平军定都南京的军事战略是否正确是太平

天国史学界争论的另一个热点。在讨论定都南京的战略问题时,太平天国史学界存在三种观点:其一,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战略决策错误,可称之为“定都南京战略错误说”;其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战略正确,可称之为“定都南京战略正确说”;其三,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战略有对有错,可称之为“定都南京折中说”。

1. 定都南京战略错误说

简又文、牟安世、茅海建、张一文、饶任坤等对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持否定意见。

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上)第513~514页以李圭、杜文澜及太平天国外友呤喇等的评说作为依据,认为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系错误决策,认为“天王、东王之定都南京,实是政策与军事上之绝大错误,终成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失败之一重要原因。此于其时清吏及与太平军同情者双方论调均可看见此建国大计之误。”^[5]

牟安世在1959年出版的《太平天国》中认为:“(太平天国)在占领天京以后,应立刻以全部革命力量北伐,沿途发动农民起义,进攻北京。而根据当时的阶级关系和历史特点来说,进攻并占领北京是具有绝对把握的。”“(建都南京后)于是防御的战略代替了以前进攻的战略……也就是保守的战略代替了革命的战略”。因此形成北伐军孤军深入的局面,而遭致失败。牟安世的理由主要有三:其一,以《清史稿》列传262《洪秀全传》中记载的罗大纲的言语为据,认为太平军早年本身发生过建都南京和继续北上的激烈争论,只是后来因一老水手之言而确定建都南京的决策;其二,革命导师恩格斯、列宁关于革命战争应该迅速行动及时进攻的理论;其三,英国人呤喇对太平军建都南京的否定性评论,呤喇认为“(如果太平军)集中兵力直捣北京……就会使他几乎不遇抵抗地占领满清京城”。当然太平军也可弃守南京,集中兵力夺取长江以南地区。^[6]1963年7月25日,牟安世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论太平天国建都南京——与茅家琦、方之光同志商榷》一文,在与茅家琦、方之光的学术争论中继续否定太平军建都南京的战略决策。理由有三:其一,决定建都南京战略正确与否的关键标准是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面临的革命形势。占领南京后革命形势是经济上控制了江南财富地区,军事上所向披靡具有攻无不克的战斗

力，清军的旗兵和绿营毫无战斗力，外国侵略者不敢贸然行动只能宣布中立。太平军如果乘胜进军北京必然胜利，但“太平天国却在不应该建都的时候建立了首都，因此，它需要时间组织政府和巩固首都，不可能迅速行动，以致贻误战机。其次，为了保卫首都就不得不采取保守战略，分兵西征、东征和防御天京，不可能集中全力北伐，而使北伐军陷于失败。其三，天京成为太平天国的一个沉重包袱，保卫和粮食问题经常成为头等重大的问题。”

茅海建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是一大战略错误》（载《历史教学》1981年第3期）认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系战略错误，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太平军在攻克南京后，是应立即以大军北征，还是先在江南建立根据地再图北进这一点，从当时的军事政治条件看，我以为若立即以大军北征是能够成功的。其二，太平天国不派大军北征，而以全力在江南建立根据地，积聚力量再图北进，我以为这是难以成功的。其三，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太平军的著名将领罗大纲也主张：“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自皖、豫一出”，分军驻守江南，大军北征，占河南为根据地，主力渡过黄河，直捣北京。洪秀全和罗大纲的这个主张，就是今天看来，仍旧是可取的。张一文1994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军事史》将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评价为“拙劣的战略决策”，认为攻占南京后，“摆在太平天国领袖们面前，有以下两种战略选择：或弃守金陵，全力北伐；或以金陵为基地，集中兵力歼灭江南大营，东占江南，西占皖赣，底定南中国，然后兴师北伐。这两种选择的最大优点是都能保持兵力的集中。但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计不出此，却选择了既定都南京，又置江南、江北大本营于不顾，并分兵一支进军直隶，另分兵一支西征上游。这是一种奇特的也是最拙劣的选择，它的最大弊端是将有限的兵力一分为三，从而削弱了自己，并给敌人以各个击败的机会。”

饶任坤、戴孝庆、游二川等从定都南京后导致太平军军事战略由进攻战略转向防御型战略的角度否定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饶任坤的《建都

天京是太平天国失误中之首误》（载《浙江学刊》1989年第2期）也否定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南京为六朝故都，明王朝的京城，城郭坚厚，固若金汤，且地连三楚，势控两江，雄踞东南……经济、交通、文化向来发达，太平天国要在这里建立国都，无可指责。问题在于，当清军主力尚未消灭，清朝巢穴还没有倾覆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过早在这里建都，必然产生了影响‘天朝十误’的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1）军事上，丧失了‘一路滔滔，势如破竹’，乘胜进取的锐气。（2）战略上，由运动进攻转入消极防御，由进取趋向保守。（3）浩繁复杂的天京政权建设工作和政府的职能工作消耗了大量精力，影响了军事上的注意力。（4）在政治上，加速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化。”戴孝庆、游二川的《从伟大的转折到失败的起点——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载《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也否定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认为，“从诸多史料来看，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太平天国革命军急于定都南京，使军事上由进攻战略转向保守战略，坐失一系列有利战机，是革命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2. 定都南京战略正确说

茅家琦、方之光、酆纯、朱哲芳、黄剑华、崔之清等对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持肯定意见。茅家琦、方之光对定都南京战略决策评价最重要的贡献是将定都南京战略决策的评价与定都南京后军事战略的评价相区分，认为定都南京本身不存在战略决策的错误问题，错误的是定都南京后的军事战略。茅家琦、方之光于1963年7月9日在《文汇报》发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是战略上的重大错误吗？》一文，检讨牟安世在《太平天国》一书中对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战略决策的否定，认为“太平天国领导者鉴于占领南京后革命力量还不能立即推翻清王朝在全国统治，和三年来没有根据地的弱点，改变过去流动作战的方针，采取以江宁为根本‘乃谋割据’再图北伐的战略，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不仅如此，茅家琦、方之光还将定都南京战略决策的评价与定都南京后的军事战略评价相区分：“当然，我们说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根据地的战略是正确的，并不意味着否认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犯了战

略上的许多错误……但是不能把这些错误都归到定都天京上面去，更不能把太平天国革命没有获得胜利说成是定都天京的错误。因为建都天京战略的正确是一回事，以后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能够建立起巩固的江南根据地和犯了战略上的许多错误又是一回事。”具体言之，定都南京战略决策正确的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太平军占领南京后的军事力量还没有达到推翻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地步，因为其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实际战斗力不过十万左右，清军虽受沉重打击，但在技术装备和数量方面的优势尚未丧失；其二，如果集中兵力北伐，也就是坚持过去“攻克一城即弃一城”的战略方针，无法克服太平军三年革命成果不巩固的根本弱点，而且会遇到腹背受敌、粮食供养困难、交通困难、革命成果不能巩固等四个困难；其三，根据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是集中兵力，平定南方，建立南方根据地，再图北伐。

酈纯赞同茅家琦、方之光将定都南京战略决策的评价与定都南京后军事战略的评价相区分的史学研究方法，认为定都南京本身不存在战略决策的错误问题，错误的是定都南京后的军事战略。在《试论太平天国建都天京是否错误的问题》（载《史学月刊》1965年第4期）中，酈纯指出：“最合宜的战略，应该是于定都天京之初，就集中兵力击灭向荣一军，然后东取苏、杭、上海，占领东南财富之区。苏南清军多集中在南京、镇江，已经击灭或逃散，苏、淞、上海驻军不多，唾手可得……攻占杭州也是不会费事的……但如本文认为应该采用先定南中国的战略，那加强政府和巩固首都都是合宜的。可惜的是不先灭向荣，进取苏、杭、上海，但这个错误不是由于建都天京而造成的。如果灭了向荣，取了苏、杭、上海，那天京的保卫就不成问题。”“既得南京，势难放弃而以全军北攻，根据当时太平天国的兵力，宜先定东南，再行回师西征，底定南中国，然后北伐。建都天京，并没有错，孤军北伐以及其他一些错误致陷革命事业于不利之局者，非由于建都天京，而系太平天国领导者决策失当之故。”“至于建都天京后，在军事上政治上犯了一些错误，和滋生了保守安乐思想，都是事实，但这些错误和思想也并非由于建都天京而发生的。如果要犯错误，那打到北京城下也是会犯

的；保守安乐思想也一样。”

酈纯对太平军定都南京战略决策的评价方法被方之光、崔之清、朱哲芳、彭大雍、邓洁彰、黎斐然、黄剑华、印玉林等学者接受，他们也大多将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与定都南京后的军事战略相区分，认可酈纯定都南京战略决策正确的观点。方之光、崔之清的《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及其战略转变》（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也认为定都南京战略决策的正确性。“看来，洪秀全等在战略指挥上确实比朱元璋稍逊一筹。这也雄辩地证明，建都南京的决策本身没有什么战略错误。问题是建都之后实行战略转变时，洪秀全等犯了严重的战略错误，而朱元璋则制订和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因此取得了和太平军不同的战果。我们的结论是，建都决策与建都后的错误实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朱哲芳、彭大雍、邓洁彰、黎斐然等在《太平天国定都南京的军事战略》（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中认为定都南京战略决策的正确无可非议：“我们认为，衡量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军事战略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只能是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实践。太平天国的军事家们在当时所制定出来的定都南京军事战略的正确性仅仅在于：在这一军事战略的指导下，太平军取得了在当时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所能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如果当时物质条件已经成熟或基本成熟的话，在这一基本正确的军事战略的指导下将会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而即使在当时物质条件远非成熟，革命内部发生领导集团内讧，太平军实力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天京城仍巍然屹立，太平天国运动仍继续坚持了七、八年之久，这无疑地是和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军事战略的正确性紧密联系着的。”李从健的《重议太平天国天京建都》（载《史学月刊》1983年第5期）也主张定都南京战略的正确性：“总之，太平天国东下江南与建都天京的战略无可否认是正确的，它是个明智的战略决策。因为北伐的失败与建都天京并无必然的联系，企图把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的一切失误，一概归咎于天京建都，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黄剑华的《试论太平天国建都天京的得与失》（载《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也肯定定都南京的战略决策，认为“定都天京是‘取江南为业’战略方针的结果。它的提出，早

在起义之初；而它的实现，则是在太平天国革命取得了相当规模的胜利之后。”印玉林的《再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战略》（载《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在战略上是正确的，并不是什么‘保守的战略代替了进攻的战略’，由定都天京而造成的消极影响虽也存在，但这只是举措不当，不能否定建都南京的正确方略。”

崔之清接受茅家琦等将定都南京战略决策与定都南京后的军事战略相区分的史学方法论，在其《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卷中明确指出：“史实雄辩地证明，建都南京的决策本身没有什么战略错误，问题是建都之后实施战略转变时，洪、杨的战略指挥产生了严重失误，而同样在南京建都的朱元璋则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因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战争结局。在我们看来，建都南京与建都后的战略失误实在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能把二者联系起来或混为一谈。那种把此后太平天国的失败归结为建都南京决策的论断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3. 定都南京战略折中说

何振东的《太平天国建都和保卫天京的战略得失》（载《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对建都天京做了折中评价，即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具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从积极方面看军事上结束了金田起义以来流动作战的状态，为太平

军提供了一个后援基地，在政治上以建都为发轫，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并颁布了各种法令和政策，从而健全了一个与清王朝对峙的新生政权。消极方面看由于帝王思想的发展，建都的肇始也就是封建化的开端，随着时间的推移，建都天京的积极作用在不断地减弱，而消极作用却继续在加强。从战略全局看，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后，采取不鱼破江南、江北清营即合兵北伐西征的决策，显然是战略决策严重失误，结果使自己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后来列为“天朝十误”的北伐失败和第一次西征受挫均植根于这个全局性的失误。

参考文献：

- [1]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M].北京:中华书局,1983:209-223.
- [2]郅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8-119.
- [3]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13-14.
- [4]崔之清.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736.
- [5]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M].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58:513-514.
- [6]牟安世.太平天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13-122.

A Comment on the Taiping Army's Military Strategy of Advancing to Nanjing and Making It the Capital

WU Shanzhong¹, LIU Zhengfeng²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Jiangsu, China)

Abstract: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the Taiping Army's taking Nanjing as its military strategic objective in its early stage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to answer: First, after the capture of Wuhan, was it correct or not for the Taiping Army to advance to Nanjing? Second, in exactly what time did the Taiping Army make the military strategy of advancing to Nanjing? Historians have three different opinions as regards the Taiping Army's making Nanjing its capital. Some think that the strategy is right, others hold that it is wrong and still others maintain that it is half gained but half lost.

Key words: the Taiping Army; "little paradise"; making Nanjing its capital

(责任编辑 子清)